

南非“大刀阔斧”启动电力改革

鼓励城市自建发电能力,允许私营企业发电售电,并松绑分布式发电装机限制

■本报记者 王林



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宣布,为应对供电紧张问题,将加快电力行业改革的步伐,引入更多自建发电能力,并允许私营企业发电售电,同时放宽分布式发电项目的装机限制。

允许更多自建发电能力上线

南非是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,但多年来一直处于缺电状态。今年6月开始,南非进入冬季,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,国内用电需求暴涨,电力供应跟不上的问题再次凸显。

南非《商业日报》指出,南非现行的法规条款,让其国内自建发电能力受限,南非政府正在寻求修订电力法案,为更多自建发电能力上线铺平道路。

据悉,南非矿产资源与能源部重新修订了《电力管制法》,目前正在进行公众咨询,计划释放上千兆瓦的额外发电容量、放宽并网项目发电许可证豁免条件、允许发电项目向多个终端客户售电等。

事实上,南非的地方政府已经为更多自建发电能力上线做好了准备。去年10月,南非政府允许部分城市独立采购电力或自建发电能力。因此,去年底开始,南非就已经有多个城市和地区表示了独立购

电的意向。今年5月,南非第二大城市开普敦再次敦促南非政府尽快出台相关政策,从而助力其独立采购电力或是自建发电能力。

此外,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市市政府日前也宣布,将斥资38亿南非兰特(约合2.76亿美元)自建发电设施,计划9月正式发布装机150兆瓦的太阳能电站、装机50兆瓦的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工厂、装机20兆瓦的燃气发电站的招标公告,同时还打算购买100兆瓦的储能电池和相关设备。

在拉马福萨看来,允许地方和企业自行生产更多电力,不仅可以缓解南非的缺电危机,还能给经济“减负”。“很多企业如矿产商,有能力建设装机高达100兆瓦的独立发电设施,但因为复杂缓慢的审批程序总是不了了之。”他说,“我们启动电力改革的目的,是让更多中小型南非私营企业加入,最大程度焕发电力行业活力。”

放宽分布式发电装机限制

据《金融时报》报道,南非政府还计划放宽分布式发电装机的限制,从目前的1兆瓦提高到10兆瓦,在获得发电项目注册和并网许可之后,可以向一个或多个终端用户售电。

尽管南非政府内部对于电力改革仍有分歧,但业内普遍认为,启动电力改革能够为南非注入新的活力。随着电力领域改革加速,困扰南非多年的缺电问题有望得到解决。

南非矿产资源和能源部部长曼塔谢表示,最高10兆瓦的分布式发电项目将无需申请许可证,只需要向能源监管机构Nersa提前报备。曼塔谢坦言:“未来这一限制还会逐步放开,最终目标是放宽至100兆瓦。”

南非能源研究公司 Meridian Economics 估计,如果将限制放宽到50兆瓦,南非有望在未来4-5年建造多达5000兆瓦的独立发电项目,这些项目将分别在18个月到两年内投产运营。

南非商界领导协会(BLSA)指出,分布式发电装机限制放宽,将促使超过100亿美元的私人资金进入该领域。“私营企业可以投资新建发电厂,其中大部分将是光伏发电,这是目前成本最低的能源。”BLSA首席执行官 Busi Mavuso 表示,“这将创造数万个工作岗位,并强化南非的国

家能源安全。”

Busi Mavuso 补充称,通过迅速和坚决的改革,南非有潜力建立一个高效且可靠的能源供应体系。尽可能释放发电能力,能够解决南非当前紧迫的缺电问题,并增强投资者对南非能源领域的信心。

值得关注的是,南非贸易、工业和竞争部为推动更多太阳能发电项目落地,于5月免除了太阳能电池铝框架65%的本地含量要求。南非政府又于6月上旬,延长了总装机2.6吉瓦的风能和太阳能项目投标截止日期,并承诺最终中标项目可以最迟至2024年4月完成并网。

强化零碳电力的角色定位

彭博社指出,南非越来越重视清洁能源在国家电力结构中的地位,这也是该国启动电力改革的一大原因,零碳电力对于重塑该国经济十分重要。

南非前环境部长、总统气候变化协调委员会(PCCCC)副主席 Valli Moosa 表示:“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发电能力不足的老旧燃煤电站,是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排放的机会。”

据了解,PCCCC由南非总统直接管理,成员包括南非国家电力公司、南非石化巨头沙索等主要能源企业,以及政府部门和其他非政府组织。PCCCC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南非从当前的经济结构向零排放的经济结构过渡。

“这一转型将带来下一次经济的大爆发。”Valli Moosa称,“PCCCC正在研究和探索南非低排放经济发展模式。我们必须这样做,否则我们的企业将会失去竞争力、市场,乃至发展方向,最终被世界淘汰。”

考虑到能源部门在推动增长和复苏方面的核心作用,能源行业政策决策尤为重要,业内敦促南非政府制定一个连贯、可信的过渡路线图,帮助南非风电、沙索等主要能源密集型企业,加速变革。

PCCCC提议,南非到2030年减少28%的温室气体排放。南非国家自主贡献计划文件修订草案显示,南非最新的气候目标是到2025年,最大温室气体排放量不能超过5.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,2030年不能超过4.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。

欧洲

“气改煤”应对电力需求持续增长

本报讯 据彭博社报道,由于电力需求日益增加,天然气库存不足,欧洲各大公用事业公司正在从天然气发电转向燃煤发电,以满足不断上涨的电力需求。

瑞士交易商 Axpo Solutions AG 基础分析和建模团队负责人 Andy Sommer 表示,由于今年冬季较以往更冷、时间更长,导致欧洲整体天然气储备日渐枯竭,只得更多使用煤炭发电。“目前,欧洲的煤电使用量已增长了15%。”Andy Sommer说,“尽管近期欧洲煤价屡创新高,但天然气储量走低会让燃煤发电再次流行起来。”

事实上,今年早些时候,欧洲曾补充过天然气储备,但被4月的一股寒流“打断”,天然气库存进一步降低,目前的存储量接近5年的平均水平低25%。

基于此,欧洲基准荷兰 TTF 天然气的价格在今年上涨了50%以上,已经接近2008年春季以来天然气价格的最高水平。(仲蕊)

东南亚

炼油厂压缩产能应对需求不足

本报讯 据标准普尔普氏报道,由于交通燃料需求复苏缓慢,东南亚主要炼油厂正削减自身产量,降低进口量,以应对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。

越南外商银行石油行业的分析师表示,在泰国、印尼和越南,由于旅游业严重受挫,运输燃料的需求和进口量正持续承受压力。

据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马六甲炼油厂的消息人士称,由于5月中旬马来西亚实施了更多的出行限制,从6月开始,该国的汽油需求复苏停滞,这可能令该国的汽油产量进一步降低。

标准普尔普氏预计,马来西亚6月和7月的汽油产量将低于44万吨。

越南海关的初步数据则显示,5月,越南的汽油进口量降至5.3万吨,处于过去14个月的低点。越南中间馏分油分销和贸易消息人士称,如果今年剩下的时间内国际旅行继续受限,预计越南今年的平均汽油进口量将保持在13万吨/月以下。

“东南亚国家普遍较为依赖旅游业,因此只要国际旅行没有恢复,东南亚各国运输燃料的生产和进口量就不会有太大改善。”印尼国家石油公司中间馏分油贸易经理表示。(仲蕊)

国际煤市

印度

放宽煤炭出口限制

本报讯 日前,印度国有煤炭企业CIL宣布,允许出口经电子拍卖售出的煤炭,这是印度首次允许煤炭买家进行出口交易。CIL表示,此次修改煤炭出售规则主要是为了降低高企的印度煤炭库存。

据市场研究机构阿格斯报道,近期CIL已经修改了煤炭售卖相关规定,允许煤炭买家自行出口煤炭,但不会为买家出口事宜负责。

阿格斯援引一名市场参与者的话称,CIL的煤炭线上拍卖活动也可能向部分交易机构开放,这些交易机构能够评估向印度周边国家出口煤炭的机会。

CIL作为印度最大的煤炭生产商,年产能能满足印度80%的煤炭需求。在2020至2021财年里,CIL通过线上拍卖的方式总计售出了1.24亿吨煤炭,较上一财年上涨了88%左右,电力以及非电力工业领域为这些煤炭的主要消费领域。

分析认为,去年下半年至今年4月,印度煤电需求持续上涨,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持续攀升,印度不得不在4月加强了防疫手段,煤电需求也有所减弱,进而引发煤炭库存高企。

根据印度中央电力管理局发布的数据,今年5月底,CIL的煤炭库存量已达到7430万吨,尽管较4月底的8712万吨有所下降,但库存水平仍位于历史高点。同时,印度全国范围内煤电电厂煤炭库存量也在5月底时达到了2866万吨的历史高点。

据了解,印度煤炭产量长期以来难以满足本土需求,多年以来印度始终是煤炭净进口国,偶尔会向尼泊尔、不丹等等邻近国家出口煤炭。据印度商务部发布的数据,在2019至2020财年里,印度总计生产了7.31亿吨煤炭,但出口至其他国家的煤炭总量仅为13.9万吨,占比微不足道。(李丽曼)



两大主产国产量波动致全球供应持续趋紧

“一铜难求”或推高全球能源转型成本

■本报记者 李丽曼

今年以来,全球铜价节节攀升,导致多家行业机构发出警告称,由于铜在清洁能源领域应用广泛,一旦该金属出现供应不足,将推高全球能源转型成本,令低碳化进程面临风险。

主要生产国供应持续承压

今年6月,全球主要铜生产国之一的秘鲁迎来新一届总统大选,选票领先的卡斯蒂略曾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,一旦当选,将加大对铜矿开采的税收力度,税收额度最高可达铜生产商利润的70%。市场对此反应十分迅速,6月9日,受到卡斯蒂略选票领先、秘鲁矿业政策可能变化影响,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上涨0.3%,达到9995.5美元/吨,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期货价格也上涨0.8%,达到71930元/吨。

无独有偶,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,近期也提出一项针对铜矿销售征税的特许权使用费法案,最高可能对铜矿开采商征收75%的特许权使用费。业界普遍担忧,过高的成本很可能对智利铜矿的产量造成负面影响。

与此同时,智利的宪法改革在即,该国将加强保护水资源、冰川资源以及矿业资源,这也可能会推高该国铜的生产成本。

路透社援引美国金融机构高盛的评价称,智利政府可能推出的特许权使用

法案很可能波及该国100万吨铜产量,约占全球铜供应总量的4%左右,包括英美矿业、必和必拓等矿业公司都可能在当前的税收规定到期后受到冲击。另外,近一个月内智利铜矿也出现了大规模罢工,必和必拓等矿业公司旗下铜矿产量也受到冲击。

据了解,智利铜矿年产量约占全球每年铜供应总量的28%左右。另有秘鲁、澳大利亚两国的铜矿储量平均占全球总储量的10%左右。

铜价上涨或拉升绿电成本

随着产铜大国相继发布税改政策,业界普遍认为,铜的开发成本很可能将日益走高。而铜作为全球主要的工业金属之一,广泛应用于电气、机械制造、汽车制造



等领域。

行业研究机构 Energy Monitor 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,铜在清洁能源领域的用量尤其巨大。以发电一兆瓦计算,海上风电的用铜量能达到8000千克,陆上风电的用铜量为2900千克,光伏发电的用铜量为2822千克。另外,核电、天然气发电等发电设施建设也需要大量的铜。

国际能源署(IEA)也曾发布报告称,目前陆上风电场中一台单机容量为3.6兆瓦的风机全生命周期内需要约29吨铜,与其他能源领域相比,风电行业对于铜市波动尤为敏感。

大宗商品贸易公司 Trafigura 首席执行官 Jeremy Weir 在一次活动中表示,如果全球要达成电气化目标,将不得不需要更多铜,更高的铜价是刺激产量增长的唯一途径。今年5月,矿业巨头嘉能可首席执行官 Ivan Glasenberg 也曾指出,当前的铜价尚不足以刺激矿业厂商新增更多供应,只有当铜价达到15000美元/吨,全球铜的供应量才可能与需求相当。

IEA在今年4月发布一份报告中警告,随着全球加速推进低碳能源转型,铜供不应求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加。

各国应未雨绸缪

事实上,今年以来,全球大宗商品的

价格上涨趋势已十分明显。5月7日,伦敦交易所铜期货价格突破10184美元/吨,创下历史新高。高盛甚至预测认为,到2024年,考虑到供应波动,需求激增的因素,全球铜价很可能超过20000美元/吨。

截至6月14日,纽约7月交付的铜价收于9500美元/吨左右,铜价受需求侧影响出现了小幅下跌。

IEA世界能源展望部门高级主管 Timur Gul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现在,全球各国风电、光伏、电池等领域生产制造都需要大量金属矿物,包括铜、钴、锰等,但在生产和加工方面,这些金属矿产资源的地理集中性非常强,这可能引发新的能源安全问题,包括金属价格波动以及抬高交易成本等。

“各国政府应未雨绸缪考虑到潜在的能源安全问题,提早布局供应链,构建一个关键性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应链。同时,各国也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,通过改变材料本身而实现降本。”Timur Gul说。

伍德麦肯兹金属与矿业部门副主席 Julian Kettle 也曾撰文称,尽管铜拥有优良的导电性能,但也不是电气行业唯一的解决方案。铝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金属,虽然导电性能不及铜,但也能制成良好的导电器件。在拥有同等导电性的情况下,铝电线的重量更轻,很可能减轻运输、安装等方面的成本。